

### 第三章 《老殘遊記》的人物類型

無論是傳統小說或是現代小說，對於小說裡所刻畫的人物類型，皆是小說家們十分重視的要素，因此小說家們寫作小說時，往往著全力於人物的刻畫與寫作。一般而言，小說家們皆不約而同地認為，人物是小說靈魂的所在，也是小說永恆不朽的價值根源。一部優秀的小說，可以創造出鮮活的人物，使這個人物不只存活在小說裡，更能夠活在所有閱讀者的心中，進而得到續接永恆的生命。如果小說家可以創造出感人肺腑、引人省思的小說人物，這不僅能感動千千萬萬的閱讀大眾，也會在小說敘事文學史上，留下燦爛的一頁<sup>64</sup>。

古今中外的小說敘事中，往往透過人物的行動或遭遇，展現許許多多不同意義的面向，例如，體現小說家的構思與想法、故事情節的設計技巧、以及譴責諷刺的意義等。故人物刻畫在小說敘事中所扮演的重要性，昭然若揭。筆者認為，若要論述《老殘遊記》的人物意義，首先必須要討論劉鶚如何塑造小說人物，是如何讓人物具有生命力與感染力，亦即討論《老殘遊記》的寫人藝術。劉鶚在《老殘遊記》中，塑造了許多不同形象、不同階層的人物，前後登場的人物，大大小小加起來，約有千餘位之多，如果逐一加以討論並進行分析，容易因此陷入繁雜冗長之境，其書寫人物之工，反而無從歸納。故筆者認為，倘若要討論《老殘遊記》的寫人藝術，可以從類型歸納的角度，去選取當中具有重要性，或具有象徵意義的人物，進一步加以討論各個人物類型所代表的意涵，或者是寄寓了小說家的何種思想。如此，較有助於分析《老殘遊記》在人物類型上的書寫特點，及其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就。

---

<sup>64</sup> 引用王夢鷗先生的論點：「小說的主體在乎人物，而創造人物卻正是小說家的權威。許多不朽的作品往往即因其中不朽的人物而存在。」《文藝論談》（台北：學英文化公司，1984年一版），頁174。

## 第一節 經世濟民型的俠義形象

要討論《老殘遊記》人物塑造的形象特色與書寫風格，首先需要將小說中眾多小說人物，依照不同的類型樣貌，加以歸納整理，使之便於進一步地從事分析討論的工作，也方能描繪出較為整體性的人物類型輪廓。筆者首先嘗試從小說中老殘遊走四方，見義勇為、挺身而出等行動所建構一系列的經世濟民型的俠義形象談起。我們都知道《老殘遊記》初編共計有二十回，小說故事情節的重心幾乎都是圍繞著行走江湖的老殘打轉。雖然二編僅止於九回，但其主要的核心人物，還是以老殘為主的人物角色。雖說在小說中老殘並非每回都是位居主角地位，甚至在某些章回中，出現了小說主角換人擔任的易位情形，使得老殘轉而退居於次要地位。但是，整部小說在故事情節的安排上，卻是時常安排類似老殘這類帶有游俠風範、俠亦精神的有志之士，相繼在小說中登場亮相，在黎民百姓蒙冤受難之濟，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為百姓洗刷冤屈或與人謀善以期造福鄉里百姓。

因此，我們可以在小說中，時常可見這般經世濟民的俠義人物，登場現身，仗義執言。所以筆者認為，此種亦儒亦俠的人物形象，恰恰構成了《老殘遊記》在人物書寫上的特色。同時，這一類型的人物，也正是小說家劉鶚內心期望的化身與理念寄寓的所在，他們的言論，往往正是劉鶚本人對於這個動亂世代，所發出的不平之鳴。因為我們可以試想劉鶚一生，可以說是憂國憂民，為了自己的實學理想，南北奔波，然而最終卻換來顛沛流離，歷經滄桑的遭遇，最後還受小人讒諂，而被流放新疆烏魯木齊，鬱鬱而終。這樣的生命結尾，可說是對這位具有崇高情操，力圖在困世中撥亂反正的理想家和實踐家，最大的諷刺！也正因為如此黑暗混沌的政治，使得劉鶚將生平所未能達成的理想、未能實現的願望，一發於《老殘遊記》。在《老殘遊記》一書中，劉鶚藉由小說中，一批批亦儒亦俠的小說人物之口，發出自己的不平之鳴，藉由這些人物的雙手，達成自身於現實中未能實現的經世濟民、教化新民的願望。而這亦是劉鶚在小說中，以小說人物完成自我實現與自我確立的極佳呈現。

## 一、老殘救世者的形象

《老殘遊記》一開頭便是書寫主角老殘，詳細地介紹老殘這一號人物的來歷背景：

卻說那年有個遊客，名叫老殘。此人原姓鐵，單名一個英字，號補殘。因慕懶殘和尚煨芋的故事，遂取這『殘』字做號。大家因他為人頗不討厭，器重他的意思，都叫他老殘。不知不覺，這『老殘』二字便成了個別號了。

小說第一回的故事情節，主要是從老殘替黃瑞和治好了渾身潰爛的怪病寫起，再寫到老殘夢中巧遇即將傾滅的大船，老殘一行人伸手去援助，卻遭到船上人咒罵他們是漢奸，將他們丟入海中。

筆者認為，在小說第一回故事情節的安排上，足見劉鶚書寫《老殘遊記》所想要觸及的議題，以及所要關注的焦點。因為小說整體的敘事重心，是圍繞著老殘遊歷四方的種種遭遇，進行寫作的核心架構，來呈現出劉鶚對於清末社會的關懷。因為在這麼一個弊病橫生、危機四伏，以及充斥著奇形怪狀的背景之下，劉鶚嘗試藉由書寫老殘沈重的步伐，企圖走出一個光明的世道；期望老殘的雙眼，能帶領閱讀者，看見整個中國的弊端難題；藉由老殘之口，喚醒人們沈睡的靈魂；以富有感染力的文字語言，啟發每個閱讀者的愛國之心，進而能勇於與老殘一同去擔負、面對這個經世濟民的重責大任。

而小說第二回裡，老殘走至濟南太明湖，接觸到民間的說書文化，閱讀者也透過老殘親身的感受，去享受文字敘述聲音的藝術魅力，這是一個遊歷式的寫法，以小說人物的親身經歷，來驗證小說的寫實性。之後，根據小說中的敘述，我們看到老殘是以布衣形象遊歷四方，沿途訪問清官玉賢虐殺百姓的種種惡行。小說點出一個關於「清官」、「酷吏」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需要老殘去處理。小說中，老殘私訪玉賢虐殺百姓的惡形惡狀之後，在曹州府，遇到城武縣令申東造，兩人談到當官治民之策：

申東造道：「不是這麼說。像我們這些庸材，只好混混罷了。閣下如此宏材大略，不出來做點事情，實在可惜。無才者抵死要做官，有才者抵死不做官，此正是天地間第一憾事！」老殘道：「不然。我說無才的要做官很不要緊，正壞在有才的要做官。你想，這個玉大尊，不是個有才的嗎？只

為過於要做官，且急於做大官，所以傷天害理的做到這樣。而且政聲又如此其好，怕不數年之間就要方面兼圻的嗎。官愈大，害愈甚：守一府則一府傷，撫一省則一省殘，宰天下則天下死！由此看來，請教還是有才的做官害大，還是無才的做官害大呢？倘若他也像我，搖個串鈴子混混，正經病，人家不要他治；些小病痛，也死不了人。即使他一年醫死一個，歷一萬年，還抵不上他一任曹州府害的人數呢！」

劉鶚藉由老殘之口，道出人們急於當大官，千里作官只為錢財，而非懷抱經世濟民的理念。他們在乎的是個人升官發達，黎民百姓的生計死活，則視若無睹、棄之不顧。這樣禍國殃民、害人匪淺的官吏，比起醫死人的江湖郎中而言，乃有過之而無不及！

所以，在小說第六回與第七回中，劉鶚刻意去凸顯老殘與申東造兩人討論玉賢虐殺百姓的事件，指出官場上的種種弊端，與人性中貪念、自私的問題。玉賢的殘暴昏庸，只是這混沌不明的官場世界裡，一方小小的縮影罷了。玉賢之外，仍有無道者如玉賢，更有甚於玉賢者！因此，在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劉鶚對於官場升遷制的不滿與憤懣，故在小說中對於這樣由來已久的社會弊端，加以揭露和批判。且玉賢虐殺百姓的殘暴行為，必須要獲得處理，否則任憑老殘與申東造兩人之間，如何精深熟慮地規劃未來的理想藍圖，若是沒有具體地實行，也無法立即拯救身陷水深火熱的曹州百姓，而淪為紙上談兵。故小說第七回的中間有一段寫道：

老殘道：「明日一天不出門。我此刻正寫一長函致莊宮保，托姚雲翁轉呈，為細述玉太尊政績的，大約也要明天寫完；並此信一總寫起，我後天就要動身了。」

小說中，玉賢虐殺百姓的行為，在老殘寫了致莊宮保的長函，細述了玉賢的惡劣行徑之後，劃下句點。如果不是細心的閱讀者，會很容易忽略這一段話，不禁懷疑：為何玉賢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呢？其實答案可能是因為劉鶚認為懲罰玉賢並不是小說書寫最主要目的。

因此筆者認為，在《老殘遊記》中，劉鶚想要凸顯的是傳統清官文化所延伸的弊端以及嚴重的程度，期望能藉由諷刺那些自以為清廉的昏官酷吏，使得身陷苦難的黎民百姓，可以得到救贖，達到「文人之筆，勸善懲惡」的功效。誠如

小說第五回的原評提到：

玉賢對稿案所發議論，罪不容誅。哀哀我民，何遭此不幸，站籠裡多添個屈死鬼，尤其可慘。

以及第六回原評提到：

有才的急於做官，又要做大官，所以傷天害理。歷朝國傢俱受此等人物之害。

在小說中，老殘的任務是掀開弊端，揭露問題，讓小說的閱讀者，可以從中得知清官虐殺百姓的卑劣惡行，以及在官場上，種種醜態百出的不堪行徑。這是一種諷刺譴責的寫實筆調，也是一種憂國憂民的表現，劉鶚內心是期待著清末這個紛亂不安的時局，能早早走出悲慘的亂象與時代陰霾。

一個行走江湖的郎中老殘，不僅是見證了清末時局的紛亂與百姓的悲慘命運，劉鶚更在小說第十四、十五回中，敘述老殘在為翠環贖身的過程，道出了黃河氾濫時，百姓流離失所的悲慘情狀。而小說第十六回到第二十回中，也安排了魏家十三口命案，讓老殘去辦案，小說一開始，雖然只是敘述一樁單純的人命案子，卻又遇到那個剛愎自用的剛弼，因為魏家管事的糊塗，托人帶著銀票懇求剛弼要明察秋毫，不料剛弼卻乘勢要了六千五百兩的銀票和字據，次日升堂時即以此為罪證，嚴刑逼供，賈魏氏有口難辯，只好含冤畫供。

老殘再一次面對到自以為是的清官，憂國憂民的老殘，仍然不改那俠義本色，決意要挺身而出解救魏家父女，遂致函莊宮保，請派白子壽太守來覆審。故事的結局就在老殘細絲剝解、明查暗訪之下，真相終告水落石出、撥雲見日，魏家父女的冤情最終得以洗清，老殘也在查訪過程之中，得知解藥為何，於是前去泰山玄珠洞訪青龍子，拿到解藥「返魂香」，終於救回了魏家十三人，了結這樁奇案，故事情節就此劃下皆大歡喜的句點。

老殘從替黃瑞和治療奇證怪病，之後以布衣形象私訪玉賢虐殺百姓的惡行，再到協助歌女翠環脫離火海，在緊接著偵辦魏家十三口命案等，這一系列小說主要的故事情節，均繫於老殘的身上，以老殘為小說事件敘事的中心點。故老殘不僅是小說中的主角而已，也是見證時代最好的一個印記，引用楊聯芬先生指出的，劉鶚筆下的老殘：

顯然是個出離一般士大夫價值體系而很有道德力量的救世者。他性情疏放，像個出世的人；而他對社會黑暗的痛心疾首、臨危赴難，對儒教理學的深刻批判，以及對中國政治的深切擔憂，又處處顯示出超越一般俠士的社會關懷和寬闊胸襟。<sup>65</sup>

老殘行走江湖、憂國憂民的俠義形象，大大超越傳統士大夫的所能所為，也超越傳統科舉取才的不足與束縛。因為劉鶚將老殘的形象塑造成一個能針對問題，處理問題的實踐家、理想者與知識份子。故筆者認為，劉鶚在寫作《老殘遊記》的時候，已經開始著手處理許多時代衝擊的種種難題。雖然劉鶚本身仍然是傳統教育下的讀書人，但劉鶚勇於接受外來思想，創辦實學實業，這種務實的態度與開放的心態，是值得學習與效法的。且劉鶚更進一步地，將這種主張落實於小說寫作中，我們可以從老殘的作為中，見到清末知識份子在亂世中尋找出口，與立志建功立業的熱誠。雖然歷史上的劉鶚不幸失敗了，但是小說中的人物老殘，卻成功了。這不僅成就了劉鶚一生所嚮往的建功立業、救亡圖存的心願，也是為清末新小說的人物樣貌，增添一位值得敬佩與景仰的人物——老殘。

## 二、古道熱腸的有志之士

許多敘事文學的故事結尾，是以主角人物度過種種危難作為收場。但是《老殘遊記》一書則不然。小說常常是先暗示危險苦難的所在，之後再讓小說中的人物，陷入無奈絕望或是恐懼之中。當一連串不幸的事件聚集起來，逐漸要演變成一個時代大災難的時候，往往隨之會有一群正義之士，見義勇為，挺身而出，拯救身陷悲戚哀傷的黎民百姓，於危急存亡之秋，適時現身，及時地化解了將要來臨的危機。

在小說第一回的楔子中，寫到老殘在夢中與友人文章伯與德慧生二人，同登蓬萊閣觀賞日出景色，突然在狂風巨浪的太平洋裡，發現一艘瀕臨沉沒的帆船，這船上不下二百人餘人，船身已遭到多處破壞，雖然說船主、轉舵的、管帆的仍有心認真管理，但是水手卻在蹂躪男女乘客，搜括錢財，把人殺了，拋入海中。老殘跟著文章柏、德慧生，帶了向盤和紀限儀，駕了輕快的小船，欲拯救這

<sup>65</sup> 楊聯芬：《晚清到五四：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發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一版），頁178。

大船。小說裡寫道：

舵工看見，倒也和氣，便問：「此物怎樣用法？有何益處？」

正在議論，那知那下等水手裏面，忽然起了咆哮，說道：「船主！船主！千萬不可為這人所惑！他們用的是外國向盤，一定是洋鬼子差遣來的漢奸！他們是天主教！他們將這只大船已經賣與洋鬼子了，所以才有這個向盤。請船主趕緊將這三人綁去殺了，以除後患。倘與他們多說幾句話，再用了他的向盤，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錢，他就要來拿我們的船了！」誰知這一陣嘈嚷，滿船的人俱為之震動。就是那演說的英雄豪傑，也在那裏喊道：「這是賣船的漢奸！快殺，快殺！」

小說中，老殘三人獻上了向盤和紀限儀，卻反而遭到水手和演講者的譏罵，說他們是賣船的漢奸，要將三人捆綁殺害，而三人搭乘的小船也遭眾人砸得粉碎，三人也沉入海底，生死不明。正當閱讀者想要知道三人的下場如何之際，「未知三人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小說此時卻是進入了第二回，老殘被人喚醒，原來是一場惡夢。

我們可以在小說中，看到拯救混濁世道的有志之士，不僅有老殘這一號人物而已。在小說中，還出現數個為拯救這個世道，努力不懈的有志之士，懷抱著經世濟民的理想，渴望能夠成就一番事業。這批小說人物能夠關懷這個危傾的亂局，也能協助老殘除惡助善。這種具有古道熱腸的小說人物，胸懷寬闊，樂於助人，即使世道多麼地黑暗混亂，為了拯救身陷水火中的人與事，那怕是赴湯蹈火也在所不惜。

在小說第四回中，「宮保愛才求賢若渴」，而向老殘討教治河良策。老殘也毫不吝嗇，立即獻上許多古代治河之法，著重因勢利導之策。之後在小說第七回，開頭便是申東造向老殘請教，關於治縣濟民的方略。我們可以從小說中得知，老殘是一個拯救世道的主導者，而宮保與申東造等人，即是實行者與貫徹者。從宮保與申東造，向老殘請教種種政策方略的談話中，可見得宮保與申東造，並非劉鶚所要批判的那種貪官酷吏，而是本身懷有經世濟民的理念，對世道抱持著樂觀有為的想法，所以想有所作為，無奈卻侷限於學識與能力的不足，於是轉而向老殘請益。

東造道：「正是。我昨日說有要事與先生密商，就是為此。先生想，此公殘忍至於此極，兄弟不幸，偏又在他屬下。依他做，實在不忍；不依他做，又實無良法。先生閱歷最多，所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必有良策，其何以教我？」

老殘道：「知難則易者至矣。閣下既不恥下問，弟先須請教宗旨何如。若求在上官面上討好，做得烈烈轟轟，有聲有色，則只有依玉公辦法，所謂逼民為盜也；若要顧念『父母官』三字，求為民除害，亦有化盜為民之法。若官階稍大，轄境稍寬，略為易辦；若止一縣之事，缺分又苦，未免稍形棘手，然亦非不能也。」

老殘說「然亦非不能也」，只要肯去實踐自我理想，抱持著勤政愛民、經世濟民的理念，也能達到化盜為民的大同境界。

雖然小說中的官吏形象，受到嚴重批判與抨擊，但是像宮保以及申東造等諸位愛民如子的良官廉吏，在小說中依然得到小說敘事者的讚許。另外，在小說中也寫到黃人瑞與老殘，不忍翠環在妓院遭人欺負，二人於是商議了救援翠環出火坑的辦法，黃人瑞這種類似古代俠客的行為，在小說中：

人瑞道：「就是這麼辦，明天早起，就叫他們去喊他領家的去。」翠花道：「早起你別去喊。明天早起，我們姐兒倆一定要回去的。你老早起一喊。倘若被他們知道這個意思，他一定把環妹妹藏到鄉下去；再講盤子，那就受他的拿捏了。況且他們抽鴉片煙的人，也起不早。不如下午，你老先著人叫我們姐兒倆來，然後去叫俺媽，那就不怕他了。只是一件，這事千萬別說我說的，環妹妹是超陞了的人，不怕他，俺還得在火坑裏過活兩年呢。」人瑞道「那自然，還要你說嗎！明天我先到縣衙門裏，順便帶個差人來。倘若你媽作怪，我先把翠環交給差人看管，那就有法制他了。」說著，大家都覺得喜歡得很。

路見不平，挺身而出，拔刀相助，這是一種俠義行為，也是一種古道熱腸之士應有的風範。

小說中，老殘與黃人瑞替翠環贖身，雖然帶著傳統男尊女卑的思想意蘊，但在小說的重點所關注的是這種俠義的表現。在小說中，不僅是幫助翠環贖身而

已，老殘也是從黃人瑞的口中，得知賈家十三口這樁離奇的命案，在黃人瑞的幫助與推薦之下，老殘開始對這樁命案有了初步的了解。

小說中，賈家十三口命案的始末，藉由黃人瑞的口中，一一道出。斷此奇案的剛弼，是一個以清廉自命的昏官酷吏，在審案過程中，給魏家父女上了夾棍、拶子，嚴刑逼供，加上魏家管事的糊塗，托人帶著銀票求剛弼，剛弼乘勢要了六千五百兩的銀票和字據，並以此為證據，而定了魏家父女的罪。正當賈家命案即將結案之際，老殘致函給莊宮保，請派白子壽太守來覆審此案。這位白太守是一個古道熱腸的良吏，就連作為小說家的劉鶚，也為之叫好。在小說第十七回目上標明：

白太守談笑釋奇案 鐵先生風霜訪大案。

小說中的白太守在公堂上，對全案細加推求後，未及一個時辰，就查出月餅中確無毒藥，而且剛弼指控魏氏在月餅裡加砒霜，是有意的構罪陷害。因此，白太守將魏家父女當堂無罪釋放。小說中的白太守，一上任就馬上洗刷魏家父女涉案的清白，並且扭轉剛弼擅自用刑、剛愎自用的卑劣行徑，也讓老殘可以擁有更大的辦案空間，進而使案情早日水落石出。

因此，從小說一開始的文章伯與德慧生，再到申東造、黃人瑞與白太守等古道熱腸的有志之士，這些人物的出現，讓我們知道混濁的世道，並非完全黯然無光。引用賴芳伶先生的論點：

《老殘遊記》裡理想的清官，是從白子壽的身上顯現出來的。老殘曾說「救民即所以報君」，可見劉鶚心目中理想的清官，是以「救民」為根本目的。由於有此仁官的典型，他才會對貌似清官，實為酷吏的玉賢、剛弼大加撻伐。<sup>66</sup>

小說中的老殘，並不是孤獨的救世者，隻身一人去對抗整個世代的不公與昏暗，在老殘身旁，更圍繞著一批與老殘一樣的有志之士，和老殘一樣，眼見國家病入膏肓，耳聽百姓哀嘆哭泣，而有思於此，挺身協助老殘發展經世濟民的理想，讓所謂的清官得到應有的懲罰，讓蒙受不白之冤的民眾，冤情可以得到洗刷，讓時代的慘痛與悲哀得到抒解。相信這不僅是老殘遊歷四方的神聖任務，也是劉鶚一

<sup>66</sup> 賴芳伶：《清末小說與社會政治變遷》（台北：大安出版社，1994年一版），頁239。

生最終的心願。

## 第二節 諷刺譴責型的人物醜態

關於《老殘遊記》中，所刻畫的兩位清官，玉賢與剛弼清官造型的來源，並不是劉鶚幻想虛構出來的人物，而是一種實人實事的記載。根據劉鶚後人劉大紳的考證：

玉佐臣為毓賢，其殘酷情況，本書描寫不過十之五六，至今東人父老，猶能詳之，即其介弟某，亦言之而不以為然。所記各案，案情及人犯姓名，不必即真，亦不必即假。以當時毓賢訊供，兩三語後，輒入人站籠斃之，官書固無案可證，而父老里黨流傳者，亦不能無因。……剛弼為剛毅。……故十之八九皆為借題發揮，所謂借他人輪廓，而參伍錯綜之，寫胸中之蘊結也。<sup>67</sup>

所以，小說所刻畫的兩位自以為是、剛愎自用的清官，在清末社會中確實存在過，即是毓賢與剛毅二人<sup>68</sup>。根據《清史稿·列傳二百五十二·毓賢傳》記載「毓賢，字佐臣，內務府正黃旗漢軍，監生。以同知納賈為山東知府。光緒十四年，署曹州，善治盜，不憚斬戮」<sup>69</sup>，是一個自以為有清廉這張大旗便可以大肆張揚，不近人清，四處抓人問罪，採用酷刑來逼供。另一個則是熟悉律法，剛愎自用，《清史稿·列傳二百五十二·剛毅傳》亦有載：「剛毅，字子良，滿州鑲藍旗人，以筆帖式累遷刑部郎中，諳悉例案」<sup>70</sup>，是一位掌握大權、知法弄法軍事統領。故在歷史上劉鶚雖然眼見毓賢與剛毅，這種擁有膨脹式的野心與權力，但囿於自身的能力與地位，劉鶚本身所能作的事情與發揮的功用，畢竟有限。可是在小說敘事的世界裡，劉鶚可以用最寫實的筆墨，將毓賢與剛毅這兩個任性妄為的官吏，轉化成小說裡的自認為清官，實際卻是酷吏的人，並且扭轉他們的惡行，為百姓

<sup>67</sup> 劉大紳：〈關於《老殘遊記》〉，收錄於《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一版），頁395。

<sup>68</sup> 林瑞明：〈《老殘遊記》與晚清社會〉，收錄於《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一版），頁453。

<sup>69</sup> 趙爾巽編著：《清史稿·第四十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一版），頁12757。

<sup>70</sup> 趙爾巽編著：《清史稿·第四十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一版），頁12751。

伸張正義，並讓後世的閱讀者用最嚴厲的目光來譴責他們。因此，我們可以相信，劉鶚筆下所書寫的清官形象，不僅是諷刺官場文化、批評政局的譴責筆法，也是一種用寫實筆調的書寫方式，忠實地揭露、諷刺與譴責這種反面人物，以及其背後所象徵的官場弊端。

### 一、殘暴昏庸的玉賢

反面人物的書寫，是一種非常細膩的敘事手法，引用劉世劍先生的觀點，他認為小說中的反面人物，是一項值得討論的課題，也是作者精心經營的一個書寫特色：

反面人物是作者否定，揭露、鞭撻、嘲諷的人物。……反面人物不僅是多種多樣的，而且也有複雜的性格結構，這種結構同正面人物的性格結構一樣，也是立體的，既有統一性、穩定性，又有多面性、複雜性。小說中主要的反面人物更是這樣，絕不能作簡單化、臉譜化的描寫。自然，也不能希求有什麼固定的模式供小說家來套用模仿，但成功的反面典型卻能給小說家以生動的啟發。<sup>71</sup>

反面人物類型的形象，在《老殘遊記》中，可以說是塑造得十分成功，這種反面人物的醜態與卑劣行徑，不僅是劉鶚是極力要諷刺、譴責的人物，也是他終其一生欲加以改變和扭轉的。

首先，我們先從玉賢這一號人物的書寫開始討論起。在小說第三回，有這麼一段飲酒間的對話，作為玉賢登場的開始：

那日，又在北柱樓吃飯，是個候補道請的。席上右邊上首一個人說道：「玉佐臣要補曹州府了。」左邊下首，緊靠老殘的一個人道：「他的班次很遠，怎樣會補缺呢？」右邊人道：「因為他辦強盜辦的好，不到一年竟有路不拾遺的景象，宮保賞識非凡。前日有人對宮保說：『曾走曹州府某鄉莊過，親眼見有個藍布包袱棄在路旁，無人敢拾。某就問土人：這包袱是誰的？為何沒人收起？土人道：昨兒夜裏，不知何人放在這裏的。某問：你們為甚麼不拾了回去？都笑著搖搖頭道：俺還要一家子性命嗎！如此，可見路

<sup>71</sup> 劉世劍：《小說概說》（高雄：麗文圖書出版社，1994年一版），頁77。

不拾遺，古人竟不是欺人，今日也竟做得到的！」宮保聽著很是喜歡，所以打算專折明保他。」左邊的人道：「佐臣人是能幹的，只嫌太殘忍些。來到一年，站籠站死兩千多人，難道沒有冤枉嗎？」旁邊一人道：「冤枉一定是有的，自無庸議，但不知有幾成不冤枉的？」右邊人道：「大凡酷吏的政治，外面都是好看的。諸君記得當年常剝皮做兗州府的時候，何嘗不是這樣？總做的人人側目而視就完了。」

又一人道：「佐臣酷虐，是誠然酷虐，然曹州府的民情也實在可恨。那年，兄弟署曹州的時候，幾乎無一天無盜案。養了二百名小隊子，像那不捕鼠的貓一樣，毫無用處。及至各縣捕快捉來的強盜，不是老實鄉民，就是被強盜脅了去看守驛馬的人。至於真強盜，一百個裏也沒有幾個。現在被這玉佐臣雷厲風行的一辦，盜案竟自沒有了。相形之下，兄弟實在慚愧的很。」左邊人道：「依兄弟愚見，還是不多殺人的為是。此人名震一時，恐將來果報也在不可思議之列。」

劉鶚在小說中，透過數個人物飲酒間的對話，隱隱約約指出玉賢是一個怎麼樣的人物，表面上堪稱是政績顯著、治民有方，其實暗地裡卻是多麼心狠手辣、害人無數。有人說道：「來到一年，站籠站死兩千多人，難道沒有冤枉嗎？」這麼一段不僅是小說裡的對話，也是劉鶚要告訴閱讀者，在玉賢嚴刑拷供下的曹州，是有許多百姓枉死在站籠中，成為酷刑下的犧牲冤魂，實在令人不勝歎噓。但在小說裡，劉鶚並不直接細數玉賢審案的弊端，也不直接讓玉賢現身說法，而是透過老殘的目光，以布衣的形象，私訪玉賢的種種罪狀，引起閱讀者的興趣和好奇，並對曹州百姓燃起同情之心。

劉鶚在小說第四回中，寫老殘私訪民情，走到董家口，住在董二房的旅店中，與老董談及清官玉賢的種種作為：

老殘也在門口長凳上坐下，向老董說道：「聽說你們這府裏的大人，辦盜案好的很，究竟是個甚麼情形？」那老董歎口氣道：「玉大人官卻是個清官，辦案也實在盡力，只是手太辣些，初起還辦著幾個強盜，後來強盜摸著他的脾氣，這玉大人倒反做了強盜的兵器了。」老殘道：「這話怎麼講呢？」

店老闆老董便將玉賢虐殺百姓的許多弊端訴諸老殘，像于家屯的財主于朝棟，因

爲強盜移贓栽禍，借刀殺人，玉賢竟不問青紅皂白，將于朝棟父子三人捉來。小說中寫道：

已到衙門口，只見衙裏許多公人出來催道：「趕緊帶上堂去罷！」當時來了幾個差人，用鐵鏈子將于家父子鎖好，帶上去。方跪下，玉大人拿了失單交下來，說：「你們還有得說的嗎？」于家父子方說得一聲：「冤枉」。只聽堂上驚堂一拍，大嚷道：「人贓現獲，還喊冤枉！把他站起來！去！左右差人連拖帶拽，拉下去了。」

針對此種惡形惡狀的清官，劉鶚是要加以諷刺與譴責的。隨後又在小說中，藉由老董的口中道出，那站籠本無空間容納于家父子三人，但是爲了騰出位子來，玉賢隨便找了四位犯人：

每人打二千板子，看他死不死！那知每人不消得幾十板子，那四個人就都死了。眾人沒法，只好將于家父子站起，卻在腳下選了三塊厚磚，讓他可以三四天不死，趕忙想法。誰知什麼法子都想到，仍是不濟。

于家父子三人雖經由多方營救與關說，也未能打動這位自以爲清廉的玉賢，結果導致于家父子三人先後相繼站死。而于家媳婦吳氏在衙門口自盡殉節，以死抗爭，這樣慘絕人寰的場面，不但無法讓有罪者得到教訓，反而讓無辜的百姓蒙受不白之冤，小說中寫到于家三口死後，連親人都不敢爲之伸冤，玉賢的此番暴行，多麼令人氣憤不平。故小說第五回的原評如此說道：

玉賢對稿案所發議論，罪不容誅。哀哀我民，何遭此不幸！站籠裡多添個屈死鬼，尤其可慘。

小說中，透過老殘在董家口的私訪，讓閱讀者藉此得知玉賢種種乖張暴戾的事蹟，例如小雜貨店王掌櫃的獨養子，因爲在府城裡多吃喝兩杯酒，隨口說出玉賢是「怎樣糊塗」、「怎樣好冤枉人」，就被說成妖言惑眾，站了站籠，不到兩天就站死了。之後又敘述老殘到了馬集村，也聽聞車店掌櫃的妹夫，因得罪了玉賢府裡的部屬，結果被栽贓陷害，用站籠站死。所以說：「俺們這個玉大人真是了不得！賽過活閻王，碰著了，就是個死。」在小說裡，這衙門口有十二個站籠，每天都不得空白無人。不到一年時光，站籠就冤死了兩千多人。

在小說中，劉鶚並未安排老殘直接與玉賢遇上，也無法幫這些無辜的冤魂

申冤，能作的僅是寫一封致莊宮保的長函，細述玉賢虐殺百姓的事蹟。但玉賢的種種惡形惡狀，是否得到應有的懲罰，在小說中並沒有交代。這點與傳統公案小說善惡有報的結構模式，著實有著差異之處。其原因在於，劉鶚在小說中所關注的，是揭露所謂「清官」的卑劣行徑，與關懷百姓無辜死去的性命，其目的是在拋出清官害人愈甚的討論議題，藉由對玉賢這號人物的刻畫與描寫，將幾千年來自許為清官，便能為所欲為、剛正不阿的形象，加以打破、顛覆，讓世人可以得見這些清官偽善面具底下的真面目，明白所謂的清官，並非全然是正直凜然的，其實也有虛假的、醜惡的清官，相信這即是《老殘遊記》「揭清官之惡者」的目的所在。

或許，劉鶚在原評中留下「有揭清官之惡者，自《老殘遊記》始」此論，有待商榷，因為明代李贄在《焚書》已有相似的說法<sup>72</sup>，清初李漁《無聲戲》也有近乎雷同的情節<sup>73</sup>。但這並不能否定《老殘遊記》「揭清官之惡者」在小說史上的成就，因為在小說裡，劉鶚揭發玉賢虐殺百行的惡行之後，刻意讓老殘與申東造來談論治河當官之道，於是小說就從揭露醜態弊端的部份，轉而去敘述成為一個勤政愛民的好官的困難度與重要性，並且也告訴閱讀者，雖然世道昏暗，仍存在著勤政愛民的好官，讓原本絕望的黎民百姓重新燃起希望。筆者認為，這才是劉鶚想要關注的重心所在。

## 二、剛愎自用的剛弼

在《老殘遊記》一書中，總共刻畫了兩位自以為是、昏庸無能的清官。一個是先前所提及的，昏庸殘暴的玉賢，另一個，便是剛愎自用的剛弼。在小說中，老殘並未直接對上玉賢，關於玉賢的種種惡行，也是間接透過小說人物的口中得知的。因此，在玉賢暴政底下犧牲的無辜生命，並沒有得到直接救援，只徒留數聲嘆息與無限遺憾。可是，在書寫剛弼辦案的時候，劉鶚卻刻意讓老殘現身，正面對上這個自以為是的剛弼，讓老殘可以藉由宮保與白太守的幫助，直接去處理這樁離奇的命案，讓原本蒙受不白之冤的魏家父女，有洗刷冤情的一日。在小說第十六回裡，和處理清官玉賢虐殺百姓之事一樣，老殘首先是間接從他人口中，

<sup>72</sup> 田同旭：〈《老殘遊記》清官批判源于李贄說〉，收錄於《明清小說研究》，2002年2期，頁220。

<sup>73</sup> 杜貴晨：《傳統文化與古典小說》（河北：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年一版），頁469。

獲得相關的資訊，而在黃人瑞的敘述中，得知因胡舉人拿了一千銀子，替魏家父女打通關係，希望剛弼能網開一面，不要冤枉無辜，無奈剛弼反而以此作為要脅，恐嚇魏氏父女：

那父女兩個連連叩頭說：「青天大老爺！實在是冤枉！」剛弼把桌子一拍，大怒道：「我這樣開導你們，還是不招，再替我夾拶起來？」底下差役炸雷似的答應了一聲「嘎」，夾棍拶子望堂上一摔，驚魂動魄價響。

在剛弼的層層恐嚇與要脅之下，原本無辜的賈魏氏女，因為不忍老父親遭受刑罰之苦，只好自己頂下賈家十三口命案，至此，此案也成爲一樁冤案。

以下我們可以來看看剛弼審案的經過：

剛弼道：「你為什麼害他全家？」魏氏道：「我為妯娌不和，有心謀害。」

剛弼道：「妯娌不和，你害他一個人很夠了，為甚麼毒他一家子呢？」

魏氏道：「我本想害他一人，因沒有法子，只好把毒藥放在月餅餡子裏。因為他最好吃月餅，讓他先毒死了，旁人必不至再受害了。」剛弼問：

「月餅餡子裏，你放的甚麼毒藥呢？」供：「是砒霜。」「那裏來的砒霜呢？」供：「叫人藥店裏買的。」「那家藥店裏買的呢？」自己不曾

上街，叫人買的，所以不曉得那家藥店。問：「叫誰買的呢？」供：「就是婆家被毒死了的長工王二。」問：「既是王二替你買的，何以他又肯吃這月餅受毒死了呢？」

供：「我叫他買砒的時候，只說為毒老鼠，所以他不知道。」問：「你說你父親不知情，你豈有個不同他商議的呢？」

供：「這砒是在婆家買的，買得好多天。正想趁個機會放在小嬸吃食碗裏，值幾日都無隙可乘。恰好那日回娘家，看他們做月餅餡子，問他們何用，他們說送我家節禮，趁充人的時候，就把砒霜攪在餡子裏了。」

剛弼點點頭道：「是了，是了。」又問道：「我看你人很直爽，所招的一絲不錯。只是我聽人說，你公公平常待你極為刻薄，是有的罷？」

魏氏道：「公公待我如待親身女兒一般恩惠，沒有再厚的了。」剛弼道：「你公公橫豎已死，你何必替他回護呢？」

魏氏聽了，抬起頭來，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大叫道：「剛大老爺！你不過要成就我個凌遲的罪名！現在我已遂了你的願了。既殺了公公，總

是個凌遲！你又何必要坐成個故殺呢，你家也有兒女呀！勸你退後些罷！」剛弼一笑道：「論做官的道理呢，原該追究個水盡山窮；然既已如此，先讓他把這個供畫了。」

如果以中國傳統公案文學中，清官大老爺審案破案的模式來論的話，剛弼的審案簡直是輕率隨便，給人亂定罪名，審案如同兒戲，草菅人命。因為傳統公案小說強調，在審案過程中，必須要有人證、物證以及驗證過程，這才是傳統公案小說審案破案的標準過程。可是在《老殘遊記》中，剛復自用的剛弼，僅是認為魏家僕人胡舉人送銀子打發官署，便是犯案者心虛的表現，以此斷定魏氏父女作案心虛，這樣的審問案情、判罪論刑，簡直相當荒誕不經，與常理背道而馳，辦案全憑一己之自由心證而已，滑稽可笑。

在玉賢虐殺百姓的情況中，劉鶚讓閱讀者看到清官昏庸無能的一面，他們僅會用嚴刑酷法來治理州縣，以恐怖而殘忍的手段去嚇阻百姓，這也恰恰成爲他們自許爲「清官」的憑依。在剛弼酷審魏氏父女一案中，劉鶚讓閱讀者得知剛弼自以爲是的一面，小說第十六回的回目上說：「六千金買得凌遲罪」，道出了魏氏父女的心聲。原本賈魏家一家十三口遭到下毒殺害，倖存的賈魏氏，是一個需要幫助的被害人家屬，可是卻偏偏遇上剛弼這個帶有偏見的昏官，全憑自由心證與一己之猜測審人辦案，於是賈魏氏不但伸冤不成，反倒遭殃，即將要成爲下一個斷頭臺上的無辜冤魂。

在玉賢虐殺百姓一案中，有太多枉死的人，得不到雪冤的機會，即使小說裡極盡能事，揭露清官玉賢的惡形惡狀，可是仍無法讓無辜的百姓，得到伸冤的一天，這是多麼令人遺憾的一件事！於是，小說在第十七回中，劉鶚刻意賦予這件命案情節張力，就在賈魏氏即將上刑的時候，老殘以一介平民的身份，不顧頂撞官署的罪責，上前營救賈魏氏：

老殘看剛弼怒容滿面，連聲吆喝，卻有意嘔著他頑，便輕輕的說道：「你先莫問我是什麼人，且讓我說兩句話。如果說的不對，堂下有的是刑具，你就打我幾板子，夾我一兩夾棍，也不要緊。我且問你：一個垂死的老翁，一個深閨的女子，案情我卻不管，你上他這手銬腳鐐是什麼意思？難道怕他越獄走了嗎？這是制強盜的刑具，你就隨便施於良民，天理何存？良心安在？」

老殘寫了封信，稟報宮保這裡發生的種種事情，並且希望宮保能派人重審此案。小說裡寫到：「卻說老殘回來，一路走著，心裏十分高興，想道：『前日聞得玉賢種種酷虐，無法可施；今日又親目見了一個酷吏，卻被一封書便救活了兩條性命，比吃了人參果心裏還快活！』」相信任何一位小說閱讀者讀到此處，心情應該是與老殘一樣歡呼高興的。因為戴著清官面具的昏官庸吏，即將從人命關天的公堂上退下，取而代之則是辦案公正廉明、明察秋毫的白子壽太守，以及強調剖絲抽繭、實事求是的老殘，魏家十三口命案也在兩人協力之下，抓到真兇，還給魏氏父女遲來的清白。故小說第六回原評說道：

鳥雀飢寒，猶無虞害之心，讀之令人酸鼻。至聞鴉噪，以為有言論自由之樂，以此驕人，是加一倍寫法。此回為寫《玉賢傳》之總結。

這段話道出了在玉賢的嚴刑酷法底下，百姓有苦難言之狀，所謂的言論自由，竟然淪為鳥雀聒噪的專利，反觀黎民百姓，卻個個噤若寒蟬，懼怕災難無端上門，想必這即是劉鶚刻意加以揭露的清末亂象。

因此，在玉賢和剛弼兩位自以為是的清官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清官的卑劣行徑一次又一次地在小說中，反覆得到深刻的揭示，小說的思想也漸漸變得沈重，小說本身的時代意義，愈發得到加強<sup>74</sup>。從揭露清官玉賢的專橫無道，到挑戰剛愎自用的剛弼，我們可以看到，劉鶚力圖在小說中，揭開官場文化的假面具，撕開傳統清官高高在上、自以為是的判案方式，讓斷人性命的官吏，得知自我的侷限與不足。作為人命關天、斷人生死的審案官吏，其判案本當謹慎小心，實事求是，務求案件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以便無愧於天地人心。在小說中，老殘私訪玉賢虐殺之事，詳細調查賈家冤獄，澄清不白之冤等作為，讓沉冤得以洗刷，讓無辜的人獲得自由，讓正義得以伸張。其中所代表的意涵，不僅是傳統公案小說中邪不勝正、善惡到頭終有報的圓滿模式，其更深一層的思考，則是藉由揭露清官的卑劣醜態，期望以此能引發人們對清官形象的質疑，其目的是諷刺酷政嚴

<sup>74</sup> 引用吳淳邦先生的論點：「晚清四大小說便往往在寫了一個人之後，接著在著筆於另一人，然後緊接著再敘述另一人物，因為唯有如此，才能達到諷刺層面的廣度，而諷刺層面擴大的同時，亦造成了諷刺深度的效果。而每類諷刺對象所代表的都是人類卑劣的性格，而這些行為就是現實人性中種種不善良的癖性。也就是因為有這些行為，才使得世間烏煙瘴氣，好人含冤負屈。這種鬼怪的人物，只是作者藉在諷刺眾生相醜惡的一面時，所塑造出來的典型，亦是現實生活中人人欲去之而後快的角色。」〈晚清四大小說的諷刺對象〉，收錄於《晚清小說研究》（台北：聯經出版社，1988年一版），頁442。

刑、譴責清官。劉鶚衷心期盼，不再有自以為是、昏庸無能與嚴刑拷打等卑劣行徑的出現，如劉鶚在第四回原評所言：

幸賴此書出，將來可資正史採用，小說云乎者。

因此，劉鶚期望能讓閱讀者以小說中兩個清官的例子，引以為鑑，重新去審視官場制度、風氣或文化的層層問題，期望能從中揭露與諷刺之中，拯救弊病叢生的清末社會！

### 第三節 論理說道型的隱士風範

在中國傳統文化當中，隱士這種人物類型一直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當世道混沌沈濁、是非不明的時候，隱士一方面可以在自我理想的世界裡，構築屬於個人自由自在的樂園天地，另一方面也可以挺身而出，兼善天下，提供一套經世濟民的方法理論。而在《老殘遊記》中，也有出現了數名論理說道型的隱士，充實小說的哲理思考以及提供一套建構理想世界的藍圖<sup>75</sup>。廣義來說，小說裡的老殘本身，應可算為論理說道型的隱士的頭一號人物。在小說第三回裡，莊宮保曾向老殘請教治河良策與為官之道，以及在第六回申東造向老殘請教治理縣政、經世濟民的方略等處，我們都可以看到老殘以一介布衣平民的形象，挺身而出，貢獻良策，經世致用的一面。所以說老殘是第一號隱士，並不為過。不過筆者在此，想要更細膩地討論其他幾位論理說道的隱士，即是璵姑與其父執黃龍子，以及在二編裡出現的逸雲。

#### 一、批判禮法的璵姑

《老殘遊記》第八回裡，敘述申東造因老殘的推薦，即令其族弟申子平攜帶薦函，前往桃花山尋訪劉仁甫一事。小說裡寫到申子平一路上，貪看煞人美景之狀：

<sup>75</sup> 謝迪克：〈《老殘遊記》英譯本前言〉，收錄於《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一版），頁474。

子平進了山口，抬頭看時，只見不遠前面就是一片高山，像架屏風似的，迎面豎起，土石相間，樹木叢雜。卻當大雪之後，石是青的，雪是白的，樹上枝條是黃的，又有許多松柏是綠的，一叢一叢，如畫上點的苔一樣。騎著驢，玩著山景，實在快樂得極，思想做兩句詩，描摹這個景象。

小說中敘述申子平，因為貪看山上雪景，不小心誤了時辰，只好乘著月色趕路，過了危橋，又險遇猛虎，深山險惡，步步驚險。小說中寫出申子平一路上心情的起伏，從原先觀賞雪景的怡然自得，轉變為虎嘯山鳴的驚慌失措，劉鶚藉由這一行人的遭遇，讓閱讀者一方面可以欣賞到山中雪景之美，一方面也得知山路崎嶇難行，危機四伏，與申子平心中的惶恐不安。而就在此一危急存亡之秋，「已到燈光之下。原來並不是個集鎮，只有幾家人家，住在這山坡之上。因山有高下，故看出如層樓疊榭一般。到此大家商議，斷不再走，硬行敲門求宿，更無他法。」這一行人眺望山坡上有一片燈光，於是眾人上前敲門求宿。首先出來應門的，是一位老翁：

申子平急上前，和顏悅色的把原委說了一遍，說道：「明知並非客店，無奈從人萬不能行，要請老翁行個方便。」那老翁點點頭，道：「你等一刻，我去問我們姑娘去。」說著，門也不關，便進裏面去了。子平看了，心下十分詫異：「難道這家人家竟無家主嗎？何以去問姑娘，難道是個女孩兒當家嗎？」既而想道：「錯了，錯了。想必這家是個老太做主。這個老者想必是他的侄兒。姑娘者，姑母之謂也。理路甚是，一定不會錯了。」

申子平沒有預料到出來款待他們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名叫瓊姑。小說裡對於瓊姑的登場著墨不多，僅是寫到門簾掀起「裏面出來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子，穿了一身布服，二藍褂子，青布裙兒，相貌端莊瑩靜，明媚閒雅，見客福了一福」（第八回）從小說敘述中，得知瓊姑體態清秀，舉止大方，談吐得體，小說寫到瓊姑與申子平初識時的一段對話：

那女子道：「先生貴姓？來此何事？」子平便將奉家兄命特訪劉仁甫的話說了一遍。那女子道：「劉先生當初就住這集東邊的，現在已搬到柏樹峪去了。」子平問：「柏樹峪在什麼地方？」那女子道：「在集西，有三十多裏的光景。那邊路比這邊更僻，愈加不好走了。家父前日退值回來，告訴我們說，今天有位遠客來此，路上受了點虛驚。分付我們遲點睡，預備

些酒飯，以便款待。並說：簡慢了尊客，千萬不要見怪。」子平聽了，驚訝之至：「荒山裏面，又無衙署，有什麼值日、退值？何以前天就會知道呢？這女子何以如此大方，豈古人所謂有林下風範的，就是這樣嗎？到要問個明白。」

不知申子平能否察透這女子形跡，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的小說結尾，留給讀者一堆問號，為何在此深山險峻之處，會出現瓊姑這一號人物呢？到底她是什麼來歷？甚至連劉鶚本人在原評都不禁這樣說：「這女人耶？鬼耶？仙耶？魅耶？我甚盼望下一回早日出書矣。」這種種疑雲，都要留到下回分解細說。

所以小說在第九回一開頭，便直接寫到瓊姑端來飯菜，請申子平用飯，用飯之後，瓊姑簡單談及自己的來歷背景：「敝姓塗氏。家父在碧霞宮上值，五日一班。合計半月在家，半月在宮。」之後申子平因看見屏上詩文蘊含佛、道融合的思想，而請教於瓊姑，於此兩人開始一系列論述儒、釋、道三教的議題。在對話中，申子平成爲發問者與請教者，而瓊姑則是回應者與施教者，小說中，瓊姑提出三教其同處，在於誘人爲善，「聖人意思，殊途不妨同歸，異曲不妨同工。只要他為誘人爲善，引人為公起見，都無不可」但是其後學門人因爲實施方式的不同，或是各自詮釋及傳承的問題，導致彼此之間相互攻擊、謾罵的情況，造成各宗教派別之間的衝突與傷害。瓊姑便以儒家後人爲例，認爲儒家後學因扭曲孔子原意，又加以過度詮釋，衍生出許多束縛人們的問題，例如說：

（韓愈）他卻又要辟佛、老，倒又與和尚做朋友。所以後世學儒的人，覺得孔、孟的道理太費事，不如弄兩句辟佛、老的口頭禪，就算是聖人之徒，豈不省事。弄的朱夫子也出不了這個範圍，只好據韓昌黎的〈原道〉去改孔子的《論語》，把那『攻乎異端』的『攻』字，百般扭捏，究竟總說不圓，卻把孔、孟的儒教被宋儒弄的小而又小，以至於絕了！

說理論道型的瓊姑，不僅是針對韓愈、宋儒等多加臧否，也針對禮教的種種束縛提出看法，小說又寫道：

那女子嫣然一笑，秋波流媚，向子平睇了一眼。子平覺得翠眉含嬌，丹唇啟秀，又似有一陣幽香，沁入肌骨，不禁神魂飄蕩。那女子伸出一隻白如

玉、軟如棉的手來，隔著炕桌子，握著子平的手。握住了之後，說到：「請問先生，這個時候，比你少年在書房裏，貴業師握住你手『撲作教刑』的時候何如？子平默無以對。」

女子又道：「憑良心說，你此刻愛我的心，比愛貴業師何如？聖人說的，『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孔子說：『好德如好色。』孟子說：『食色，性也。』子夏說：『賢賢易色。』這好色乃人之本性。宋儒要說好德不好色，非自欺而何？自欺欺人，不誠極矣！他偏要說『存誠』，豈不可恨！聖人言情言禮，不言理欲。刪《詩》以《關雎》為首，試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至於『輾轉反側』，難直可以說這是天理，不是人欲嗎？舉此可見聖人決不欺人處。《關雎》序上說道：『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是不期然而然的境界。即如今夕，嘉賓惠臨，我不能不喜，發乎情也。先生來時，甚為困憊，又歷多時，宜更憊矣，乃精神煥發，可見是很喜歡。如此，亦發乎情也。以少女中男，深夜對坐，不及亂言，止乎禮義矣。此正合聖人之道。若宋儒之種種欺人，口難罄述。然宋儒固多不是，然尚有是處；若今之學宋儒者，直鄉願而已，孔、孟所深惡而痛絕者也！」

從瓊姑以上的談話中，我們就可以看出，隱居於深山裡的瓊姑，並不是一個不諳世事的愚婦，她不僅深諳孔孟之學，而且體道入微，能夠突破儒家禮法的種種束縛，不再迷信宋儒所謂的「存天理，滅人欲」，點明禮教吃人的弊端，重新找到人的真性情，從而正視人欲的合理性，進而能肯定人欲的合理性，表現出進步的思想。

因此我們可以說，小說中瓊姑的言行舉止，已然跳脫出傳統依附於男性底下的女性思維，而從尊重人本有價值的角度出發，提出「好色乃人之本性」，肯定人本有的情欲，是「發乎情」，這是一種不期然而然的本能境界，並非只是單純的情色慾望。所以孔、孟儒家所謂的「止乎禮」，則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彼此尊重與真誠對待，是對於人性欲望的合理掌握與節制，這並非傳統禮教所謂表面上的男女授受不親，而加以強制隔離的作法。

所以瓊姑在此提出「以少女中男，深夜對坐，不及亂言，止乎禮義矣。此正合聖人之道」，認為發乎情，止乎禮，是人性真實存在的肯定與信念，是一種

發在內在的真性情，而且可以由內而外，經自我實踐與肯定的過程，加以確立。故小說中的璵姑，主要是在小說第八回末至第十回中，繁複且持續地登場亮相，此後便再也沒有出現，主要是因為，璵姑並非小說裡的主要人物，而是劉鶚作為論理說道之用，所塑造出的一個人物。因為璵姑在完成論理說道的任務之後，功成身退，便又自然地消失於小說之中了。但其論理說道的目的性與功能性，卻為小說灌輸了更為精密與深奧的思想義理，不僅揭示了劉鶚奉行太谷學派的思想理路，也讓劉鶚的《老殘遊記》，增添了進步的思想性，深深地影響著後代閱讀者的思想方向與哲理判斷。璵姑卸下說理論道的任務之後，這個職責，轉而由黃龍子接下。

## 二、縱談古今時局的黃龍子

《老殘遊記》在第九回的結尾裡，敘述了當申子平與璵姑深夜長談，即將告一段落時，突然冒出一號人物來，這人就是黃龍子。小說裡，是這樣安排黃龍子的粉墨登場：

只聽窗外有人喊道：「璵姑，今日有佳客，怎不招呼我一聲？」女子聞聲，連忙立起，說：「龍叔，怎樣這時候會來？」說著，只見那人已經進來，著了一件深藍布百衲大棉襖，科頭，不束帶亦不著馬褂，有五十來歲光景，面如渥丹，須髯漆黑，見了子平，拱一拱手，說：「申先生，來了多時了？」子平道：「例有兩三個鐘頭了。請問先生貴姓？」那人道：「隱姓埋名，以黃龍子為號。」子平說：「萬幸，萬幸！拜讀大作，已經許久。」女子道：「也上炕來坐罷。」

黃龍子遂上炕，至炕桌裏面坐下，說：「璵姑，你說請我吃筍的呢。筍在何處？拿來我吃。」璵姑道：「前些時倒想挖去的，偶然忘記，被滕六公占去了。龍叔要吃，自去找滕六公商量罷。」黃龍子仰天大笑。子平向女子道：「不敢冒犯，這『璵姑』二字想必是大名罷？」女子道：「小名叫仲嶼，家姊叫伯潘，故叔伯輩皆自小喊慣的。」

黃龍子出現時的形象敘述，與《老殘遊記》裡的其他人物，並無太大的差異，只是劉鶚刻意多留一個伏筆，沒有直接說明出現人物究為何許人也，只等到申子平

請問先生貴姓之後，才讓隱姓埋名的黃龍子，正式躍於紙上。其原因極有可能是因瓊姑論理說道的功力，已經加強閱讀者對深山人物的敬佩與景仰，此時劉鶚再安排一位不亞於瓊姑的論理說道型的人物，來展現劉鶚對於世間道理的高深見解。

小說裡，黃龍子借題發揮，隨處拈來，皆有可談之道，一事一物皆涵至理，人世間的大小道理，都隱藏於大小事物之中：

子平道：「聽這聲音，離此尚遠，何以窗紙竟會震動，屋塵竟會下落呢？」黃龍道：「這就叫做虎威。因四面皆山，故氣常聚，一聲虎嘯，四山皆應。在虎左右二三十里，皆是這樣。虎若到了平原，就無這威勢了。所以古人說：『龍若離水，虎若離山，便要受人狎侮的』。即如朝廷裏做官的人，無論為了甚麼難，受了甚麼氣，只是回家來對著老婆孩子發發標，在外邊決不敢發半句硬話，也是不敢離了那個官。同那虎不敢去山，龍不敢失水的道理，是一樣的。」

黃龍子認為，虎嘯威猛，乃因山險之故，龍若離水、虎若離山，便失去天生應有的支柱，因而會受到欺凌與迫害。放眼當下，現今為官的權貴，又何嘗不是如此呢？「無論為了甚麼難，受了甚麼氣，只是回家來對著老婆孩子發發標，在外邊決不敢發半句硬話，也是不敢離了那個官」，當官的唯唯諾諾，只為干祿求名，連為人最基本的骨氣都失落殆盡。

在小說中，又寫了申子平、瓊姑與黃龍子三人品茗閒談之餘，決意要動身前往黃龍子的住所，一同彈曲同樂。在小說中，可以見到劉鶚再度發揮他敘事的能力，以生花妙筆，細細勾勒，如同作畫雕刻一般，將抽象聲音之美妙，表現的具體入微、淋漓盡致：

黃龍子移了兩張小長几，摘下一張琴，一張瑟來。瓊姑也移了三張凳子，讓子平坐了一張。彼此調了一調弦，同黃龍各坐了一張凳子。弦已調好，瓊姑與黃龍商酌了兩句，就彈起來了，初起不過輕挑漫剔，聲響悠柔。一段以後，散泛相錯，其聲清脆，兩段以後，吟揉漸多。那瑟之勾挑，夾縫中與琴之綽注相應，粗聽若彈琴鼓瑟，各自為調，細聽則如珠鳥一雙，此唱彼和，問來答往。四五段以後，吟揉漸少，雜以批拂、蒼蒼涼涼，磊磊落落，下指甚重，聲韻繁興。六七八段，間以曼衍，愈轉愈清，其調愈逸。

子平本會彈十幾調琴，所以聽得入綴；因為瑟是未曾聽過，格外留神。那知瑟的妙用，也在左手，看他右手發聲之後，那左手進退揉顫，其餘音也就隨著猗猗靡靡，真是聞所未聞。初聽還在算計他的指法、調頭，既而便耳中有音，目中無指。久之，耳目俱無，覺得自己的身體，飄飄蕩蕩，如隨長風，浮沉於雲霞之際。久之又久，心身俱忘，如醉如夢。

此段絲毫不亞於第二回大明湖邊美人絕調的聲音敘述，可謂各有其特色。而在演奏結束之後，小說透過申子平的觀察，逐步揭開黃龍子的神秘面紗，申子平在房中，看到火龍所吐的驪珠，與用蓑草編織而成的地毯，「山地多潮濕，所以先用雲母鋪了，再加上這蓑毯，人就不受病了。這壁上也是雲母粉和著紅色膠泥塗的，既禦潮濕，又避寒氣，卻比你們所用的石灰好得多呢」，劉鶚刻意安排申子平的訪道之行，讓世俗人甚少見過的事物，得以在小說中，透過黃龍子這位隱士高人的一一展示下得見，甚至已經失傳的《箜篌引》，在小說中也被黃龍子等人拿來演奏一番，其聲音之美妙奇特，自然不在話下。

演奏結束之際，申子平便與黃龍子等人談及時局的變化。瓊姑認為：「月球既轉，何以對著太陽的一面永遠明呢？可見月球全身都是一樣的質地，無論轉到那一面，凡對太陽的總是明的了，由此可知，無論其為明為暗，其於月球本體，毫無增減，亦無生滅。其理本來易明，都被宋以後的三教子孫挾了一肚子欺人自欺的心去做經注，把那三教聖人的精義都注歪了。所以天降奇災，北拳南革，要將歷代聖賢一筆抹煞，此也是自然之理，不足為奇的事。不生不死，不死不生；即生即死，即死即生，那裏會錯過一絲毫呢？」因此，道理本是不變的，產生變化的是人的世界。黃龍子則是從三元甲子的預言，談到佛經中記載阿修羅與上帝的爭戰，再談到國內北拳南革的問題，指出事事托鬼神的，便是北拳黨人；力闢無鬼神的，便是南革黨人，這兩者就是當今中國的兩大弊病。黃龍子用佛經裡的預言與《易經》中的變化之道指出，將來北拳幾乎會斷送了國家的性命，而南革則是破壞了天理國法人情，使社會渾身潰爛，更不可小覷了它。黃龍子建議申子平：

「總之，這種亂黨，其在上海、日本的容易辨別，其在北京及通都大邑的難似辨別。但牢牢記住：事事托鬼神便是北拳黨人，力辟無鬼神的便是南革黨人。若遇此等人，敬而遠之，以免殺身之禍，要緊，要緊。」

從申子平入柏樹峪雪中訪賢，到璵姑、黃龍子現身說法，我們可以看到作為小說主角的老殘，此時隱身退居幕後，轉而讓申子平成爲小說說理論道的中心。

在小說中，批判禮法束縛人性的璵姑，與縱談古今時局變化的黃龍子，雖說身處深山險豁中，卻能比一般人更明瞭世間的種種道理，進而現身說法，讓原本因爲聽到虎嘯便驚慌失措、聽到雪聲即爲雪崩而擔心害怕的申子平，走出自我目光的侷限；在璵姑與黃龍子持續地灌輸申子平更多元、更開放的種種想法之下，讓原本只是送信的申子平，開展了見識，也對人生起伏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與體悟。筆者認爲，這是劉鶚刻意安排的情節，目的在於讓身陷表象而迷失自我的申子平，能在經歷璵姑、黃龍子的點化與開導之後，獲得成長與收穫，而小說的閱讀者，也能藉由申子平的經歷，與申子平一同獲得璵姑、黃龍子的開示與教誨，對於許多議題與義理，也能具備更深一層的思考！

### 三、談禪說佛的逸雲

除了璵姑與黃龍子二人，是《老殘遊記》中說理論道型的人物類型之外，在《老殘遊記》二編中還有一位小說人物，也屬於此種類型，這個人就是逸雲。二編的第二回，便是寫老殘與德慧生一行人抵達泰安府時，因德夫人要上泰山燒香，遂雇了幾頂山轎，一齊登山。途中在斗姥宮休息進餐，由女尼逸雲接待。逸雲此時向老殘一行人，談及泰安宋縣令的少爺，憑著家中有財有勢，便來廟內胡鬧，想要凌辱師妹靚雲，並且還要封廟門的種種卑劣行徑。德慧生聽到之後，十分氣憤：

說完，德夫人氣的搖頭，對慧生道：「怎麼外官這麼利害！咱們在京裏看禦史們的摺子，總覺言過其實，若像這樣，還有天日嗎？」慧生本已氣得臉上發白，說：「宋次安還是我鄉榜同年呢！怎麼沒家教到這步田地！」

小說中因爲德慧生的見義勇爲，於是靚雲的危機得以解除，爲了答謝德慧生的義舉，廟中老尼於是派遣逸雲爲嚮導引路，護送老殘一行人上山。

就在逸雲隨著老殘一行人，在山中南天門元寶店歇宿的緣故，與德夫人、環翠邀等人同住一室，三人徹夜長談。逸雲與德慧生夫人等人談及自己如何了斷紅塵孽緣，也說出曾經愛上一位任三爺的經過。她回憶著當時自己的名字還是華

雲的當時，與任三爺之間的那段熱戀：

「記得那年有個任三爺，一見就投緣，兩三面後別提多好。那天晚上睡了覺，這可就胡思亂想開了。初起想這個人跟我怎麼這麼好，就起了個感激他的心，不能不同他親近；再想他那模樣，越想越好看；再想他那言談，越想越有味。閉上眼就看見他，睜開眼還是想著他，這就著上了魔，這夜覺可就別想睡得好了！到了四五更的時候，臉上跟火燒的一樣，飛熱起來。用個鏡子照照，真是面如桃花。那個樣子，別說爺們看了要動心，連我自己看了都動心。」

雖然兩人之間，曾經有過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無奈逸雲身份還是女尼，二人的愛情本為世俗所不允許。因此小說中出現了任老太太，來阻止這段感情的發展，而華雲與任三爺彼此之間，也因為種種阻礙而愈發產生隔閡。最後逸雲有所頓悟，看清這段紅塵俗世的熱戀，只是生命中磨練心志的過程，而非自己最終的歸宿：

「我可不知道任三奶奶怎麼，聽說也很利害。然則我去到他家，也是死多活少。況且就算三奶奶人不利害，人家結髮夫妻過的太太平平和和氣氣的日子，要我去擾得人家六言不安，末後連我也把個小命兒送掉了，圖著什麼呢？噯！這也不好，那也不好，不如睡我的覺罷。剛閉上眼，夢見一個白發白鬚的老翁對我說道：『逸雲！逸雲！你本是有大根基的人，只因為貪戀利欲，埋沒了你的智慧，生出無窮的魔障，今日你命光發露，透出你的智慧，還不趁勢用你本來具足的慧劍，斬斷你的邪魔嗎？』我聽了連忙說：『是，是！』我又說：『我叫華雲，不叫逸雲。』那老者道：『迷時叫華雲，悟時就叫逸雲了。』我驚了一身冷汗，醒來可就把那些胡思亂想一掃帚掃清了，從此改為逸雲的。」

小說中的逸雲，經由白鬚老翁的開導點化之後，安然地放下人世間的七情六慾，走出紅塵俗世的困惑，決意要潛心修道，以成佛道正果。因此，筆者認為，劉鶚刻意在小說中，藉由德慧生夫人與逸雲之間一問一答的對話過程，談禪理說佛法，達成小說論理說道的教化薰陶之意。

話說德夫人聽逸雲說：「他此刻且不知道他是女人，怎樣嫁人呢？」慌忙問道：「此話怎講？」逸雲道：「《金剛經》云：無人相，無我相。世間

萬事皆壞在有人相我相。《維摩詰經》：維摩諸說法的時候，有天女散花，文殊菩薩以下諸大菩薩，花不著身，只有須菩提花著其身，是何故呢？因為眾人皆不見天女是女人，所以花不著身；須菩提不能免人相我相，即不能免男相女相，所以見天女是女人，花立刻便著其身。推到極處，豈但天女不是女身，維摩詰空中，那得會有天女？因須菩提心中有男女相，故維摩詰化天女身而為說法。我輩種種煩惱，無窮痛苦，都從自己知道自己是女人這一念上生出來的；若看明白了男女本無分別，這就入了西方淨土極樂世界了。……。近來我的主意把我自己分做兩個人：，一個叫做住世的逸雲，既做了鬥姥宮的姑子，凡我應做的事都做。不管什麼人，要我說話就說話，要我陪酒就陪酒，要摟就摟，要抱就抱，都無不可，只是陪他睡覺做不到；又一個我呢，叫做出世的逸雲，終日裏但凡閒暇的時候，就去同那儒釋道三教的聖人頑耍，或者看看天地日月變的把戲，很夠開心的了。」

小說裡逸雲對德慧生夫人的這一番言論，已然道出逸雲登上成道的極樂境界，人世間的嬉笑怒罵對她而言，僅是過眼雲煙，如夢似幻，而所謂的得失成敗，只是虛假空幻的偽面具，唯有讓自我內心得到慰藉、歡愉與自在，才能找到屬於自我的一片天空。小說裡也敘述了老殘妾身環翠，因為見了逸雲後，對於逸雲的談禪說理，感到十分有趣，並對於佛理修道一事起了興趣，想要更深一層地接觸，於是在老殘的支持和逸雲的幫助下，環翠於是跪拜逸雲為師尊，在泰山觀音庵削髮出家為尼，法號為「環極」。小說中，逸雲開始主要是負責與德慧生夫人談禪說佛，兩人之間有問有答，閱讀者也在兩人問答之間，獲得更多佛學義理的知識，也對於劉鶚底下那群尋覓自我的人物，得到更一層的認識。

從瓊姑、黃龍子再到逸雲，我們可以看到，此種「論理說道型的人物」的人物角色，讓人物間的對話成為具有感染、薰陶的敘述意義，其任務在於協助閱讀者增強對敘事過程的獨立思考意識，擺脫對小說故事情節的盲目聽從，能夠自覺地從人物對話說理或相互辯論中，自覺地站在敘述思考的立場上，聆聽小說人物的對話敘述歷程，進而從中揭示對話內容的合理性或批判性。也因此，從《老殘遊記》在人物之間對話上而論，筆者認為這已經逐漸擺脫傳統章回小說採用說書人現身說教的敘事方式，轉而採用人物之間詳細的對話與論證，來使得小說人物的言論，更具有號召力與感染力，來加強小說故事情節本身，所要傳達的實質

意義。

故筆者認為，這種論理說道型的人物形象，在小說是扮演著協助小說主角來現身說法，甚至可以替代小說家登場，來實踐內心的理念。誠如陳平原先生所指出：

老殘也是悟道之人，四處遊歷為了傳道而不是學道，小說中諸多玄言哲理均出老殘之口，足證這一點。可老殘還有另一種功能，那就是借遊歷把未曾悟道的常人介紹給悟道者教誨。申子平桃花山聽璵姑、黃龍子傳道，與德夫人泰山受逸雲啟悟，都是老殘穿針引線，可正式開講時老殘又都不在場——就因為璵姑、黃龍子、逸雲實際上是在替老殘傳道。因而，不妨把先覺後覺看作《老殘遊記》主要敘事框架。<sup>76</sup>

於是認定此種說理論道的人物類型，雖然並非小說故事情節中，最為主要的敘事角色，但是，這些人物卻是在某些章回上，與主要的人物老殘，處於同等說理論道的施教位置上，而且在功能上，可針對其所關注的議題或是對於現狀的不滿，進行論理說道，來感動人心，教化薰陶，使之能達成劉鶚在〈自序〉上所言的：

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內千芳，人間萬豔，必有與吾同悲同哭者焉。

所以論理說道型的人物形象，一方面可以增進《老殘遊記》一書，在宗教哲理與義理體系等方面的豐富意涵，另一方面也可藉此啟發閱讀者，對於此書進行更為深層的思考。因此筆者認為論理說道的人物類型，也是劉鶚在小說中的一種化身，他們的理念也是劉鶚所想要達成的目標。劉鶚藉由論理說道型人物之口，發出自己的心聲，嘗試讓閱讀者在閱讀的歡愉過程中，停下腳步來聆聽小說中人物說了甚麼話，使閱讀者可以卸下堅硬的心房，放下固有的成見，來領略小說中這些頗具見解的人物對話，看看當中是否有值得加以效法借鏡之處，加強小說對讀者的感染力。

#### 第四節 結語

<sup>76</sup> 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一版），頁278。

中國自清末以降，不論是在傳統與現代，還是東方與西方之間，皆對中國的傳統社會，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衝擊。而中國敘事文學的發展，也因此產生了近乎天翻地覆的劇烈變化。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中，劉鶚透過《老殘遊記》的人物書寫，告訴後世人們，一部好的小說，如果沒有具有時代意義的人物形象，做為小說發展骨架的話，縱使小說的故事情節具有緊湊的衝突與矛盾，或是精湛感人的戲劇張力，也只是虛張聲勢的表現而已。因為唯有塑造出具有真情實感的小說人物，才能使得小說經過層層時空的淘洗之後，仍然不被汰換，而依然滋長著新的生命。

劉鶚筆下的《老殘遊記》，讓後代千千萬萬的閱讀者，看到清末新小說家們是如何「以常理的而兼哲理的」，而且能夠「社會的作社會觀，國家的作國家觀，心理的作心理觀，世界的作世界觀」<sup>77</sup>，豐富寫作內容與題材，並寄寓了完整深刻的思想。在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劉鶚用「經世濟民型的人物類型」、「諷刺譴責型的人物醜態」與「論理說道型的隱士風範」這樣不同的人物類型，來觸及各種時代難題、局勢困境與思想衝擊，以及處理心理、社會、國家與世界發生的種種問題。而且從此三種人物類型分析討論的過程中，我們可以見到劉鶚對於小說刻畫人物類型上所下的苦心。

劉鶚首先是刻畫這幾位具有智慧、堅毅不拔的經世濟民型的正面人物，敘述他們如何從時代的困局，挺身幫助他人，同時也協助自己人找到公平與正義。其次，亦描繪了兩位昏庸無能、自以為清官的酷吏，用嚴刑拷打來逼供問案，導致無辜冤魂慘死其中。也呈現出數個論理說道型的人物，讓它們在小說中現身說法，以充實小說的義理涵養，也讓閱讀者從人物的論理說道中，對於禮法、時局或宗教等，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和體會。因此，從此三種人物類型的功能角度而言，經世濟民的俠義形象對閱讀所產生的影響，是一種學習效法的典範，也是具有鼓舞作用的。而諷刺譴責型的人物醜態，則是小說中的一種反面教材，是期望處世者、當官者、為政者能有所警惕，切勿自以為是，貽害世間，而落得千古罵名，這同時也是對於時代的忠實紀錄，讓後人得知歷史上，曾經存在過這種害人匪淺的清官酷吏。

---

<sup>77</sup> 見 1907 年《新世界小說報社》刊登的〈讀新小說法〉，收錄於《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一版），頁 299。

而論理說道型的隱士風範，則是透過小說中隱士的現身說法，提供一種論理的架構，讓閱讀者拋開原先既定的固有認知，不再執著於小說敘事連貫發展的故事張力，而能停下腳步來聽聽小說裡隱士說了些什麼，進而能夠產生感染薰陶的教化功效。小說的閱讀者，可以從書中看到正義之士振興除弊的義舉，也可以看到在傳統官場制度下黎民百姓的悲哀與無奈，這不僅是對於卑劣清官的諷刺譴責，同時也是清末歷史的見證。引用小說批評家福斯特的觀點，來論證為何小說會比歷史更為真實、更具有代表性與實質意涵：

除了閱讀小說得到一般的樂趣之外，我們還可以從中得到一種補償：彌補我們由於現實生活裡的人只給了我們一個模糊不清的印象而感到缺憾。從這個意義上說，小說要比歷史更加真實，因為它並不只以事實為依據。我們每個人都從自己的經驗裡知道，除了用事實做為依據之外，生活裡還有別的東西。即使小說家尚未正確地掌握它，但是他已經嘗試過了。<sup>78</sup>

因此筆者認為，《老殘遊記》確立反映清末現實的新角度，劉鶚藉由小說人物的種種遭遇，讓老殘藉由行俠仗義，發揮救世的力量，對於「清官」正直無私的一面也隨之產生質疑與顛覆，這對於中國近代小說的歷史意義與道德論述等層面而論，確實是別開生面，獨樹一幟的。

雖然說《老殘遊記》一書，確實帶有濃厚的自傳意味，但其中所涵蓋的，不僅是劉鶚對於自我的理想與抱負，更是對於沈淪於塵世陷阱的人，所發出無限惋惜與悲痛。而且在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劉鶚將更多的篇幅章節，放在敘述小說人物的四方遊歷上。因為劉鶚相信，通過小說人物的實踐、行動與種種經歷，可以讓閱讀者從中見到，儘管是身陷泥沼的人，也能夠走出束縛與困境，走出時代的限制與危機，進而成就新的未來，對閱讀者產生鼓勵、刺激的作用。所以藉由小說人物的現身說法或指點迷津，便於讓沈淪於紅塵俗世的人們，可以重新思考人生道理。

而小說內人物的犧牲，也是具有深刻含意的，因為這些人物的犧牲，會讓閱讀者對於小說故事情節的意義，產生顯而易見的巨大影響，例如在小說中，我

---

<sup>78</sup> E. M. Forster 著 朱乃長譯：《小說面面觀：英漢對照》（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年一版），頁 165

們看到烈婦的殉節，讓人感覺到無限的感懷與傷痛。劉鶚藉由烈婦的女性形象，刺激小說的閱讀者，期望能激起一份對譴責清官的控訴力量，而且當這種悲慘命運再重複出現的時候，會喚起人們對於正義公道的強烈要求，相信劉鶚也感受到了認為此時需要有志之士，挺身而出，伸張正義，於是在賈魏家十三口的命案中，我們就沒有看到烈婦再度無辜犧牲了，其緣故正是因為有了老殘等人正義之士，挺身而出，抵抗剛愎自用的剛弼，讓原本蒙冤的魏家父女，獲得解救，沈冤得雪，達成救亡圖存的重要使命。

因此，劉鶚用《老殘遊記》的人物，來見證清末時局的變革，來感動後代千千萬萬的閱讀者，透過老殘一行人的遭遇，帶領讀者一同去觸及那個混濁的世道，去經歷其中種種的挑戰，去體驗那深奧的人生哲理，進而呈現那個時代變革下的寫實層面，以及產生了具有諷刺譴責性的歷史力量。而且劉鶚專注於當時清末百姓面對的種種問題，用小說敘事的魅力，來處理他所目睹的社會弊病與官場險惡，使小說裡的人物形象，成為書寫時代危機的目光，而不單純是個人自我的興趣或隨性之作。因為《老殘遊記》讓後代的閱讀者，可以從小說中看到正義公道得以伸張，或官場醜惡卑劣的行徑得以揭露，或受到壓抑的人們最終得以洗刷冤屈，闔家團圓。

